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十四集

崔猛

陳士和講述

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志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为广大群众的通俗文艺讀物，又可以作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盡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时在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划上，也做一些增补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复的部分，并进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为口头文学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盡量使其簡潔精煉，便于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份口头文学的遺產，但由于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崔 猛

从前，在江西省建昌府，有这么个姓崔的人家兒，挺有錢。家里头人口不多，就是夫妻倆，跟前有一个小男孩兒。这孩子从小兒就挺渾实，兩口子特別疼愛这个孩子，赶長大了点兒，就拿小名兒作了他的学名兒了，叫崔猛。这孩子不願念書，直頂到十二三歲上，才送去上学。送他去上学的那一天，孩子才出門兒，老头兒就跟自己的老伴兒乐。老太太說：「你老怪孩子不願念書，今天好容易給他找了个老师，从这兒一念書，就算是有出息啦，你干嘛齜着牙乐呀？」

老头兒說：「告訴你，我乐的是咱們这个孩子呀，由今兒起，往后，你就听笑话兒吧！」

老太太还問：「这有什么可笑的哪？」

「什么可笑的！哈，就冲咱們孩子这个混勁兒，你看老师怎么跟着着急吧！」

老太太說：「你怎么見得哪？」

「这孩子楞啊，任什么不懂，天生的这么一个混小子。」

老太太也乐了：「猛兒就是这么个孩子，那有什么法子哪！叫老师管着点兒，等过个三年兩載的，年岁一大，再念点兒書，慢慢兒就斯文了。」

崔猛上学啦，他上的这个学房，有二十几个学生。崔猛到这兒上了三四天学，老师就明白

了：「这孩子他父亲那么好的学問，一直把孩子攔到这么大，这才送来上学，准是这孩子他不爱念書！他父亲把他給送到我这兒来，也絕不是托我教他念書；孩子楞啊，这是怕他在家里头闖禍，讓我給他看孩子来了！反正每月多一份兒束修錢，孩子不爱念，我耐着心煩兒慢慢地教吧。」就这样，崔猛就算念了書了。

这孩子不是不好念書嘛，可有一种特性——專好打抱不平，他的力气还是又大又猛，別管是比他大点兒的、小点兒的，都打不过他。同學里头，誰要是受了委屈，欺負人的这个主兒哇，哈哈，苦子可大啦！崔猛立刻找过来問他：「憑什么欺負人？」不上三句話，就照着这个主兒的臉上，「叭！」一个大嘴巴，就把这个主兒从凳子上打下来了，这主兒躺在地下，他过去拿脚这么一踩，跟着小拳头兒「叭！叭！叭！」就是几拳，打得这孩子狼嚎鬼叫的，直到討饒、認了錯兒完事。

日子一長，同學們再有受了委屈的，就不稟老師了，都來稟崔猛了。怎么办呢？稟老師要是好了，也許說那个一頓，哄这个几句；赶上不好，就許「有理五八，無理四十」，反倒再挨三板兒。要是稟崔猛呢？只要是真受了委屈，公道極啦，准可以不叫你受委屈。这一来呀，就都稟崔猛了。容等打完了，老師也知道了，一問怎么回事，哪一回也不是崔猛個人的事兒，老師也覺得崔猛打的这个主兒不对——該打，也就算啦。

崔猛管的这事兒一多，老師一想：「哎呀，可了不得！要是这样下去，可不是事兒！虽然情理上崔猛对呀，可是不容分說就动手哇，这孩子的力气又大，这以后还不知道得惹出多大的禍啦！噢，大概是給他起这个学名兒起坏了，不应当叫他崔猛啊，太猛啦！」老師想了半天，

拿起筆來，找了張紙，就在紙上寫了兩個字。

第二天臨放學的時候，老師把崔猛叫過來啦。

「崔猛啊，你把这个紙條兒拿回家去，交給你父親，就說這是我給你寫的，你父親願意不願意的，明天告訴我。」

「哎。老師，您寫的這是什麼呀？」

「你不用問。告訴你，你也不懂。」

「好吧。」崔猛就把這個紙條兒揣在懷裡，帶回去啦。

回家以後，吃完了飯，瞅冷子這才想起來：「哎，爹爹給您，」把放學的時候兒，老師是怎麼怎麼跟他說的，學了一遍，「給您，您看看這寫的是什麼？」

「拿來我看看。」趕拿過來這麼一瞧哇，「哈哈……」老头子這個樂呀！老太太在旁邊兒就問：

「老師給寫的什麼呀，你瞧着這麼樂呀？」

「咱這孩子不是楞嘛，橫是跟這些同學們都打遍了，老師因為他的性情過於猛烈，覺得給他起的名字起壞啦，就又給他起了一個號，叫勿猛，就是說：你別猛啦，再猛啊，就了不得啦。這是老師的一片好意，哪兒能不願意呢。」就把這話跟崔猛都說了。從這兒起，有時候就叫崔猛，有時候就叫勿猛了。

從老師給他起了號之後，他把性子改了嗎？沒有那麼靈驗的，這也不過是對他的番心意罷了。

書要簡言，一直頂到十五六岁的时候，他念了这几年的書哇，大写的崔字兒，对对付付許認得下来啦。干脆說，白念了。老头兒也知道自己的孩子念不了書，也不追究，就是为了圈他的性子，怕他闖禍。

忽然間，老头兒得了个暴病死了。自打老头兒一去世，把喪事办完了之后，崔猛借着这个因由兒，書也就不念了。老太太一想：「不上就不上吧。」从这兒就算不念了。別看書沒念好，这孩子可有一样兒好处，什么好处哪？特別孝順。別瞧才十几岁的小孩兒，只要母親說什么，他听什么；稍微要是跟他动点兒怒哇，他能变着八个法兒地哄，总得把老娘哄高了兴，喜欢啦，才算完。

要按說在那个年头兒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，家里有錢，又有僕人，家里头还圈得住他嗎？那还不得縱着他的性兒啊！一天到晚不定哪兒蹶去啦！唯独人家崔猛，母親要讓他出去，他絕對不出去。那么在家里头干什么哪？沒事兒啊，背着母親就上后花园兒里練武去。什么蹶高兒啊，举礮子呀，扔石鎖啊，……全練着。

崔猛天天上后花园兒練武，母親不知道，家人可有知道的。僕人里头有年輕二十多岁的主兒，知道他們少爷天天兒練，也有跟着来的，就出主意啦：「少爷，你这个練的不得法，光練这个也不够，我教給你練什么什么，怎么怎么練。」兩三个家人也背着老太太一塊兒練来啦。他們出主意，买兵器去，反正家里有錢，也不用跟他母親要，在賬房那兒就要啦。家人一出主意，刀、槍、劍、戟，各样的兵力，买了个齐全。就在后花园兒，找这么兩三間一拉溜兒的敞房，就当丁兵器房啦。

崔猛可老瞧着过去买来的劍不好，他又爱宝剑，家人就說：「咱們买好的，买开口的，不开口的咱们不要。买把又快又好的宝剑来。」

「好，咱们从賬房兒拿錢买去，可別讓老太太知道啊！」

「自然啦，老太太知道不但您挨說，我們也挨說呀！」

跟着到賬房兒拿了錢，就出來了。到了賣兵刃的地方，僕人就跟伙計說了：「有开了口的宝剑沒有？要最快最好的，只要东西好，不怕多花錢。」什么事兒都是碰巧，这伙計听完了一乐：

「大爷，告訴您吧，好的有，在我們掌櫃的手里哪。听說这是四、五年以前，一位練武的病在店里啦，还不起店房錢，就把自己使的兵刃拿到我們这兒来啦，一半兒算寄放，一半兒算用錢，始終也就沒来取来。我跟我們掌櫃的說說，您要看看这东西好哪，您就拿去了。」

家人說：「好吧，你去拿来。大爷，咱們瞧瞧。」

这伙計进去跟掌櫃的一說，掌櫃的把宝剑拿出來了，綠鯊魚皮鞘，金吞口，金挽手，挺長的灯籠繩子，可都旧啦。拿过来，說：「大爷，您要这个东西呀？这可是把好宝剑，当初这是人家一位行家留到我这櫃上的，您拿去吧。」

「好。」崔猛接过来，按綳簧一推劍把，噲！把劍抽出來，反过来掉过去瞧了半天，自己起心眼兒里爱，跟家人說：「这东西不錯呀，問問他要多少錢，咱們留下。」問多少錢，那还能駁人家的价兒嘛，給了錢，就把这口宝剑买回来啦。从买到手后，別管練得好不好吧，反正天天拿出来練一通兒，練完了，就挂在兵器架子旁边兒。

書要簡言，他由十六七歲練到二十二歲上，這五六年崔猛練的渾身那個棒啊，就甭提啦！躑房啊、跳牆啊，也全能來着啦。老太太也知道他練武啦，老太太想：「孩子并不出門兒，自己在家里头練好武，又不去闖禍去，就練去吧。」也就沒十分管他。

崔猛歲數兒不小啦，老太太就張羅着給他說親。那么大的財主，家里又是孤兒寡母，這還不好說親嗎！沒有多少日子，要過來挺好的这么一位太太。不過勿猛崔大爷不好女色，只不過是有了媳婦就完啦。這位太太可非常賢惠，對婆母非常孝順，老太太又沒有閨女，就拿這兒媳婦看成了親閨女，別提多疼啦。

崔猛娶妻之后，還是天天兒不斷地練。有時候也撒冷子出去溜溜。別看平常出門兒，要是出去三次，就得打兩回架，可是哪回打架也不是為他本人的事，全都是為別人打抱不平。在街市上，有個人受了欺負啦，欺負人的主兒要遇見崔猛趕到這地方兒，苦啦，准給揍一頓。更有一樣兒，崔猛打人不是捋腕下之后，三拳兩腳，出了氣，別人過來一勸就算完啦，他不這樣兒；他總得把挨打的主兒打出了聲兒，爹呀娘啊的亂喊，央告他：「得啦，大爷！我錯啦，您饒我吧！」這才算完；要是不認錯、不告饒，完不了，且打哪！街坊鄰居都知道崔猛好抱打不平，脾氣又暴，也担心他惹出大禍來。

慢慢兒地，他在外頭闖禍呀老太太也知道啦，平常地跟他生氣。只要老太太一生氣，他一登連聲地說：「娘，您別生氣啦，明兒我再也不敢啦，以後我別管瞧見誰受欺侮，娘啊，孩兒我不管了不就完了嗎！我絕不管他們的閑事，您別生氣啦。」直到把老太太央告得不生氣了算完。這一次不是完了嘛？隔些天，一出門兒，就又是一回架；回來以後，老太太一知道，就又

是一通兒央告；央告好了，沒上几天，就又是一伙架。天性嘛！只要一出門兒，看見不平的事，就非管不可。就这么一說呀，打的架就多了，远街近鄰有受了坏人欺侮的，有的就找上門來求他給出氣的，崔猛就變着法兒瞞着老太太出去管管。不過啊，不論哪時打完架回來，把老太太給氣着啦，他就能够老實个把月的，悶在家里不出門兒。

有这么一天，崔猛在后花园里練功練完了，把身上的衣服撘下來，抖落抖落身上的土，他的英雄氅就在兵器房外頭門口兒挂着，伸手把衣服拿下來，剛要穿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瞅冷子这么一听，东牆外頭有討饒的聲音：

「哎喲！咳！你饒我吧！我再也不敢了还不行嗎！你饒我吧！哎喲！」

「嗯？」崔猛一听，心里說：「這是誰家這是？」

就在崔家的東邊兒，往北拐，有一个小死胡同兒，死胡同兒盡里头，有一个門兒，里边兒住着这么一个小戶人家，有老婆兒、兒子、兒媳婦三口人。他在后花园听見的，正是这隔壁人家兒。他越听越慘，崔爷这衣服可就顧不得穿了，再仔細一听，是个老婆兒求饒：

「哎喲！你饒我吧，我不价啦还不行嗎！」

他越听声音越不对，心里說：「就是無論跟誰吧，你都不讓，不也得讓她个老嗎？这是誰跟她嘔氣哪？」想到這地方兒，照旧挂好了英雄氅，把衣服掖起來，來到东牆這兒，往後一撤步，一低身兒，「噌」！蹣起來，拿胳膊往牆頭兒上一搭，一擰身兒，就跳到牆頭兒上啦。站在牆上，探身兒往隔壁一瞧，正瞧北屋。也是活該冤孽，北屋开着門，一直瞧到屋里。就見屋里頭，臉冲里面兒，一个少婦騎在一个老媽媽的身上，正左右开弓地打哪。怎么知道是少婦哪？

花枝招展，光溜溜的头髮，还戴着花儿，那还瞧不出来嗎！崔爷越瞧越别扭，「别管你是街坊也罢，鄰居也罢，亲戚也罢，你不得讓她个老媽？年輕輕兒的打老太太，这太不对啦！」他是越想越气。

再說这打人的是誰，挨打的又是誰哪？原来这是婆媳倆，挨打的是婆婆，打人的是兒媳婦。

这位老太太跟前就是一个兒子，这兒子在三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啦，媽媽守着这个孩子，一点兒一点兒地把他养大了，到了二十岁的边兒上，就給張罗着娶了个媳婦。要說这位大奶奶長的倒是挺不錯的，过門之后，小公母倆很投緣。誰想小公母倆一投緣，老太太可受了罪啦！其实这要是兒子好哇，也絕不会有这个事，这小子也沒把老娘看在眼里，不管什么事兒，全順着媳婦兒，这么一来啊，好嘛！这老婆兒的罪孽可大啦！就是花錢雇个老媽子也未必有这位老太太勤苦。他們是三合房兒，小公母倆住的是北房；东屋里头又做厨房，又有好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；西屋也是挺窄的，也堆了好些个东西。人家小公母倆住上房，还占着西屋；老太太在厨房里住着。三口兒人兩样兒吃喝。他們吃烙餅，給老太太窩头，瞅冷子給熬点兒粥喝。不但这个，关門、叫狗、擋鷄窩，一切家里的事情，全是老婆兒的。

別瞧老婆兒这么累，还是挺疼自己的兒子，她这么想：「全是我兒子掙来的，他天天兒出去受累，我这会兒廢物啦，在家里吃閑飯，这些活兒哪，我就給他們干吧。」老太太再这么一慣，就把兒媳婦給慣的成了龙啦！他兒子前脚兒一走，后脚兒老婆子就受上气啦！条帚歪啦，簸箕斜啦，不是这兒沒給归置啦，就是那兒沒給拾掇啦，帶哭帶罵的，跟老婆兒一通兒鬧哄。

这老婆子也能忍着，怕鬧起来街坊們听見笑話，心想：「等兒子回来告訴兒子，叫兒子管她。」可是兒子回来，也是順着媳婦兒，反倒更挨一頓說。

比方說吧：兒子从外头回来了，在外边兒一叫門，開門总是老太太的活兒，他进来之后，按說見着媽媽也得說句話呀，不！一声兒不言語，就直奔自己屋里去了。他这位太太哪，准知道丈夫一回来，婆婆必有一番叨唠，她預先也有个防备；外头一叫門，她坐在屋里头拿手按着鼻子尖兒，往上「噲、噲、噲」兩三揉，鼻子一發酸，眼泪就下来了，眼泪往下一掉，拿手絹兒捂着，丈夫一进来，她这么一哭。这位进来一瞧，跟着就問：「怎么啦，怎么啦？哭什么？噢，不用問，又是跟娘嘔气啦！你这个入真糊塗，你都忘了老人兒們常提的了：多年的道兒走成河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你慢慢兒熬着，这还有多長日子的熬头嗎！別哭啦，別哭啦。」这么一劝，这娘兒們擦擦眼泪好了。她又一張嘴兩張舌的，不定跟丈夫說点子什么。

头天晚上，做媽媽的絕不能上兒子这屋里來說呀，等明天跟兒子再提这个吧。轉过来第二天，兒子要走啦，老太太在屋門口兒等着啦，赶紧叫：「小子，你这兒来！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你这兒来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有話？說！」一边兒說着，这位少爷就进屋来啦。

「你呀，你可憐可憐我，我可不是告狀啊，你媳妇兒簡直說要成龍啦，因为不要紧的一点兒事，整整罵了我一天哪！我也不知道她又跟你說了点子什么！小子，我这……」

「得啦，得啦！你別往下說啦！我一天价在外头受累，回来你叫我省省心成不成？一来是

兒媳婦不好，二來是兒媳婦不好！不好，起初誰給我娶的？不是你給我娶的嗎？這是干什么這是！說着，一抹身兒就出去了。

老太太又讓兒子鬧哄了一通兒。兒子走了，回頭兒媳婦這屋里，又是拍巴掌兒、又是樂：「告下來了嗎？沒告下來呀！真是的，你不会想主意把我休了？讓你兒子拿把刀把我宰了？」反倒招出這麼一大通兒話來。像這樣兒的事，都成了家常便飯了。

今天，這位少爺一清早兒起來，洗完了臉，在自己屋里喝完了茶，小公母倆聊够了，這少爺一出來，剛要走，媽媽怕兒媳婦兒看見，就沒敢出來，在屋門里边兒悄悄兒地叫：「小子，這兒來，這兒來。」叫了兩聲。這位少爺未曾進屋，還回頭兒瞧了瞧：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小子，你疼疼媽媽吧，我這會兒心里頭有點兒發慌。昨天晚上吃了一點兒窩頭，連點兒粥都沒給我剩，今天夜里餓的我都睡不着啦。小子，你給我买点兒吃的行嗎？」

「瞧你這個！老是餓、餓！屋里等着，屋里等着！」還便宜，沒駁老太太。小子出去沒有多大會兒工夫，回來啦，進到屋里，從袖口兒里拿出個燒餅，「給你！屋里吃，屋里吃！」老太太點點頭兒，把燒餅拿過來，這小子走啦。

老太太也是餓了，好容易求兒子买个燒餅來，「吭噲」就是一大口。要不怎麼說冤孽哪，正嚼着，一只小狗兒在大奶奶那兒前扑后拥的這麼一追，大奶奶說：「去，那邊兒去，沒喂你嗎！我說，這狗喂了沒有哇？」要不人上了歲數兒就有糊塗的地方哪，這位老太太你倒是把嘴里的燒餅吐出來再說呀，她一邊兒嚼一邊兒說：

「喂啦，喂啦，喂了半簸羅哪！」

「這位大奶奶一听：『吃什麼？』」

「你吃什麼哪？過來！這屋來！」

把老太太吓就吓糊塗啦！過去你倒是把手里的半拉燒餅扔了哇，她把這半拉燒餅在手里拿着，在身后一背，來到上房屋里：「誰吃什麼啦！我多會兒吃什麼啦！」

「沒吃什麼？你手里拿的什麼？」一掀衣服，往這兒一撥拉她，老太太一轉身兒，把半拉燒餅扔出來啦。啊？好你个老幫子！你在我兒子跟前兒還不定說點子什麼哪！你想讓你兒子把我休噠？你挑唆？我讓你挑唆！」叭！就是一個大嘴巴，一個嘴巴打得老太太就是兩栽歪，過去又一抓腦毛，往前一推，就把老太太扔在地上啦！老太太一翻身兒，剛要爬起來，這兒媳婦過來一驅腿兒，把老太太就騎上啦！騎上以後，左右開弓地一通兒打，一邊兒打，一邊兒還說：「你有能耐告訴你兒子啊！好給你出氣！」……就在这个骨節眼兒上，正讓勿猛崔大爷看見啦。

崔猛一瞧，這個氣就大啦，轉過身來一哈腰，「喂——噠！」跳回院子：一抹身兒，噠、噠、噠，跑進屋來，拿手一按劍把，「噲！」就把鋒快鋒快的寶劍抽出來啦，一倒手，把劍背在背後，二番再往回一跑，到牆頭這兒，一低腰，一按牆頭兒，偏着腿就上去啦，再往下一跳，扑咚一聲，就跳到隔壁院兒來啦。

崔猛從牆上跳下來，提着寶劍，噠、噠兒步就進了屋門兒啦，進去一手就把這位大嫂子的后腦毛抓住了，往起一提溜，就把人給提溜起來啦，一抖手，就扔在旁邊兒啦。這娘兒們被他一扔，也就仰八叉地摔在地上啦。

「啊——！」

「嚷？你嚷？你嚷我宰了你！」拿着宝剑一比画，就把这娘兒們給吓暈啦。老婆兒撐身兒起來，一瞧是崔大爷：「哎喲，可了不得啦！崔大爷呀，您可千万别管哪！这不是外人，这是我的兒媳婦哇！」

「啊？喏！」崔爷一听这话呀，这火兒就冒上來啦，「我还以为是街坊、鄰居哪，赶情是兒媳婦兒跟婆婆呀！兒媳婦兒有騎着婆婆这么打的？你就不瞧瞧人家的兒媳婦兒怎么对待婆婆嗎？你这兩只眼睛是干什么用的呀？」說到這兒，他把宝剑往起一提，在这位大奶奶的眼睛上，「噌、噌」兩下兒，这倆眼珠兒就出來了。

「啊——！」

「嚷？还嚷？你也沒听見過過人家的兒媳婦兒怎么孝顺婆婆嗎？你这倆耳朵長的不是多余嗎？」「噌！噌！又是兩下兒，把耳朵又給拉下來啦。这位大奶奶还嚷哪，「嚷嚷？你嚷嚷？」過來捏住了嘴唇，橫着劍，「噌」一下兒，就把嘴唇給拉下來啦！就手兒捏住了嘴巴，把舌头往外一提溜，「噌！」把舌头也給拉下來啦！崔勿猛還說哪：「你這些零碎兒都是多余，長在你腦袋上都是廢物！真氣死人！」說完了，在这大奶奶的衣服上蹭干净了宝剑，一換手：「老太太，您這兒媳婦太不孝順啦，我这么一管教她，她就跟您再也不敢啦！」

这老太太都吓暈啦：

「不不不……不敢噠，崔大爷，可是不敢噠！」

「行啦！給您出了氣啦！我走啦。」說完了，从屋中出來，順着原道兒跳到自己院子里來，

進了屋，把寶劍裝入鞘內，把衣服抖落抖落，來到外面兒，把英雄斃摘下來，穿上，晃晃搖搖地他沒有事啦，回自己屋里去啦。

單說隔壁的這位老大娘啊，喊的聲音都岔了：「我的娘啊，这可怎么办哪！等我那個兒子回來，可怎么办哪！我的老天哪！」正哭着哭着，這位少爺回來啦。從外頭進來，往里這麼一走，就聽見媽媽那兒哭哪。

「瞧瞧、瞧瞧！一說就是兒媳婦兒不對！你要吃的，我不是給你买个燒餅來啦？越告訴你在屋里吃，別讓她瞧見，這不用說呀，是讓她瞧見了，還哭哪！」一邊兒說着，一邊兒往里走。他媽媽在屋門口外頭台階兒上，哭的都喘不上氣兒來啦：

「小子，可了不得嘍！可要了命嘍！孩兒呀，我告訴你呀，不是媽媽我餓的慌嗎……」

「得、得！我就知道是為這個。不是給你買回來啦嗎？你还哭甚么呀？」

「你听我告訴你呀，我在屋里頭吃着吃着，你媳婦問我喂了狗沒有，……由頭至尾怎么怎么一說。」小子，你媳婦一瞧我吃燒餅，她給了我一个大嘴巴，把我按躺下，騎在我身上這一通兒打嘍！小子，正打着打着，也不怎么讓隔壁崔大爺聽見了！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讓崔大爺聽見啦！」

「崔大爺？要命啦！崔大爺聽見怎么样啦？」

「不知道从哪地方過來，拿寶劍連鼻子帶耳朵的一通兒亂拉！說是替我管教管教她。拉完了他走啦，你媳婦兒可死啦！小子，你瞧這怎么办哪！」

「哎哟嘴！核着我媳妇給副啦？好哇，姓崔的！人命关天，这是杀妻之恨，咱們衙門說話吧！」这小子二話不說，噔、噔、噔，往外就走！剛走到門口兒，這手剛要拔插关兒，猛古丁心里一机灵：「哟！不成。崔猛固然杀了人了，可我媳妇打婆婆，这也沒理呀；再一說，我平日对我媽那种样子，又縱着媳妇虐待老家兒，这……这不也是忤逆嗎？我去告崔猛，官兒一問案，問來問去，不是把我也問出來啦？这不是把我自个兒給告啦？末了兒不得判我个忤逆不孝嗎？……」这小子越想越心虛，越想越害怕。

老婆兒在里头叫：

「小子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呀！」

这兒正沒主意哪，一听老婆兒直叫，溜秋秋兒地又回來啦。

「您叫我干什么呀？」

「小子，我告訴你呀，你不是要上衙門哪嗎？……」

「咳！我不能去呀！我要上衙門就把我自个兒也告啦！这么跟您說吧，娘啊，由今兒起，我好好兒地孝順您，往后我要再有一点兒忤逆的地方，您……您揍我还不行嗎？您別叫我上衙門啦！」

老婆兒一听，心里直納悶兒：「怎么孩子會說出这么几句人語來啦？自打娶了媳妇，就沒听见这么說過話，更沒听见過喊一声『娘啊』。」

这小子其实是害怕了，怕把自个兒也饒上。

「小子，你这儿句話呀我倒愛听；可是人命关天哪，不經官完得了嗎？你說不經官，那得

怎么办哪？」

「是啊，娘，您給出个主意吧，我这会兒心里头乱極啦！」

「哎，小子，我告訴你，这么办得啦。」

「娘，您說，您說怎么办，我依着您。」

「你到隔壁去趟。」

这小子一哆嗦：

「甯！娘啊！我这不是直跟您說我改了嗎？您怎么又叫我上隔壁去呀？」

「你到隔壁去一趟怕嘛呀？把咱們家的事报告崔家。」

「我报告崔家？我告诉崔猛？崔猛一听，『好哇！打婆婆的娘兒們是你媳妇兒，你也絕不是好东西，零碎兒也不用要啦！』娘，孩兒我照旧也得嗣！」

「哎，怎么会那么巧——你到那兒去一叫門，就碰上崔大爷哪！你就告訴他家家人个話兒，把这事兒一說，崔老太太知道了就有了办法啦。你說是不是？我不是讓你找崔大爷，是讓你报告崔老太太去。」

「不行，娘啊，您一說讓我上崔家去，我的腿肚子都轉啦！这要是見着崔猛就麻煩啦！老娘，再想个別的主意得啦。」他剛一說到這兒，就聽見街門口這兒：

「開門啦！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是隔壁崔家。」